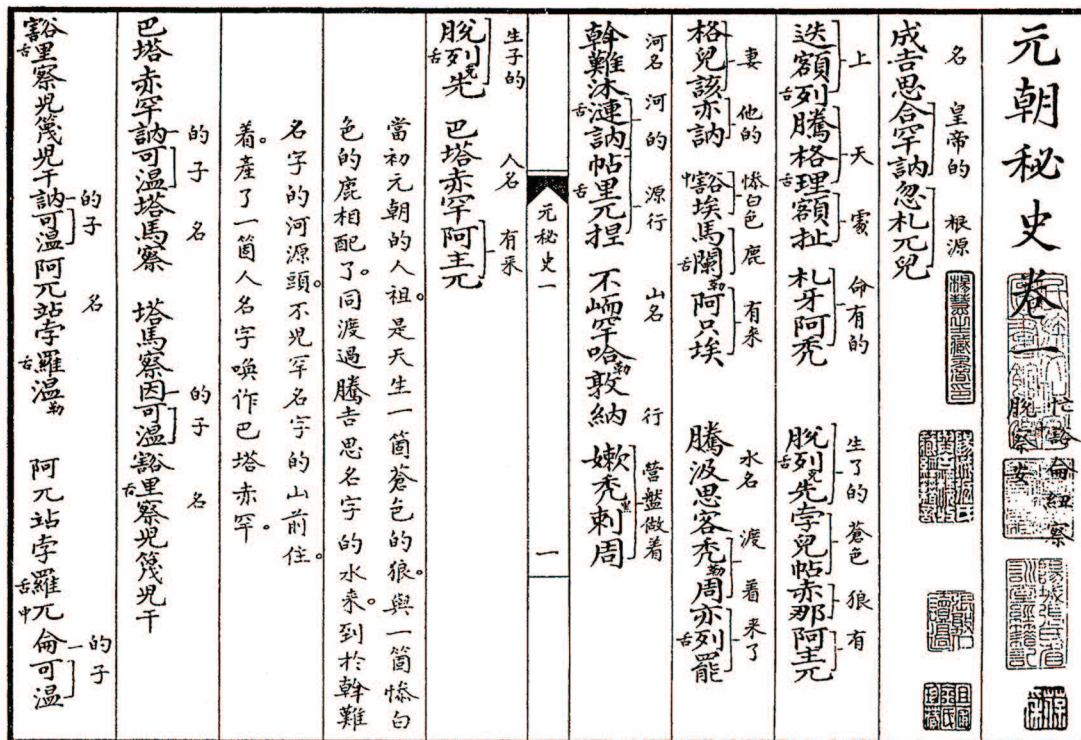


蒙古族源傳說與初期歷史札記三則



《元朝秘史》內頁（作者提供）

趙琦 遺稿

前言

蒙古人有兩則族源傳說：《元朝秘史》的「蒼狼白鹿」傳說和《史集》的「額爾古涅昆」熔鐵出山傳說。一個世紀以來，學者對這兩則傳說的研​​究已取得豐碩成果。我想藉助前人的研究成果，通過考釋傳說中的專名，探查蒙古初期歷史上的一些問題。^①這些問題可以彼此獨立，但多少又有些關聯，故以札記的形式並為一文，羅列如下：

札記一：「蒼狼白鹿」傳說是突厥人的傳說

札記二：蒙古族名詞義探源——對 mongyoljin 的解釋

札記三：「額爾古涅昆」、「尼倫蒙古」與「迭兒列勤蒙古」何義？

札記一：「蒼狼白鹿」傳說是突厥人的傳說

十三世紀上半期成吉思汗大蒙古國建立後，在蒙古貴族召開商討國家大事的大忽里勒台（yeke quriltai）會議期間，蒙古書記官必闍赤們（bičiyčī）奉命編撰了一部被明朝人稱作《元朝秘史》（以下簡稱《秘史》）的皇家秘史。書中開篇這樣記述蒙古的起源：

當初元朝的人祖，是天生一個蒼色的狼（börte-čino，孛兒帖赤那）與一個慘白色的鹿（qo'ai-maral，豁埃馬闌勒）相配了，同渡過騰吉思（tenggis）名字的水，來到於斡難（onan）名字的河源頭、不兒罕（burqan）名字的山前住著，產了一個人，名字喚作巴塔赤罕（batačiqan）。^②

學界普遍認為狼是突厥的圖騰，由此推測，鹿應該是蒙古的圖騰，或是有代表蒙古的意味，但是沒有找到甚麼確鑿的證據。韓儒林先生（1903-1983）早已指出，蒙古蒼狼之說源自突厥，白鹿之說亦係沿自突厥。^③我認為不僅蒼狼、白鹿之說源自突厥，

^① 本論題源自一九九七年筆者就讀內蒙古大學蒙古史研究所博士期間，跟隨亦鄰真先生學習《元朝秘史》時，先生提出的一個蒙古史上的疑問：「如果成吉思汗的十三代祖孛兒只吉歹出身蒙古部的話，為甚麼他又會娶一個蒙古部的女子（忙豁勒真豁阿）為妻？」在我對此問題的反覆思考、寫作與修改過程中，曾數次求教於周清澍師、陳得芝先生、劉迎勝師、洪金富先生，亦曾得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和《古今論衡》諸位評審人的深刻砥礪指導，在此一併鞠躬感謝。對於《集刊》和《古今論衡》編審的玉成謹申謝忱。

^② 《元朝秘史》（收入《四部叢刊·三編》[上海：上海書店，1985]，第8冊，據上海涵芬樓影印元鈔本重印），頁1b。

^③ 韓儒林，〈突厥蒙古之祖先傳說〉（1940），南京大學元史研究室編，《韓儒林文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頁475-499。

而且傳說中的騰吉思和巴塔赤罕也都是突厥的地名與人名。這個傳說基本上是一個完整的突厥傳說，並不含有蒙古的成分。以下從三個方面進行論述。

一、「蒼狼白鹿」傳說與突厥傳說的相似性

韓先生所言白鹿之說亦係沿自突厥，根據的是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卷四〈境異〉所記：

突厥之先曰射摩、舍利海神。神在阿史德窟西。射摩有神異。又海神女每日暮以白鹿迎射摩入海，至明送出。經數十年後，部落將大獵，至夜中，海神謂射摩曰：「明日獵時，爾上代所生之窟，當有金角白鹿出，爾若射中此鹿，畢形與吾來往，或射不中，即緣絕矣。」至明入圍，果所生窟中有金角白鹿起，射摩遣其左右固其圍，將跳出圍，遂殺之。射摩怒，遂手斬呵咄首領，仍誓之曰：「自殺此之後，須人祭天。」即取呵咄部落子孫斬之以祭也。至今突厥以人祭蠱，常取呵咄部落用之。射摩既斬呵咄，至暮還，海神女報射摩曰：「爾手斬人，血氣腥穢，因緣絕矣。」^④

《秘史》提到狼鹿在到達斡難河源頭、不兒罕山下之前，渡過了騰吉思海。細究〈境異〉中提到的「舍利海神」、「海神女每日暮以白鹿迎射摩入海」，我看到了海的影子，不禁聯想到蒼狼、白鹿渡過的騰吉思水。「騰吉思」(tenggis)，是突厥語「海洋」之意。這樣，我們看到在狼鹿來到斡難河源頭之前的故事中所含的三個要素——狼、鹿、海，都可以在〈境異〉所記突厥的傳說中找到。這種相似性使人懷疑狼鹿傳說或許是一個傳承自突厥的傳說，而狼鹿渡過的騰吉思海，也許並不是途中偶遇之海，卻是對他們極有意義的故鄉之海。

《秘史》記載狼鹿到達不兒罕山後，生了一個叫做巴塔赤罕的人。村上正二先生指出，巴塔赤是突厥語「牧人」的意思。因此，所謂的巴塔赤罕，大概是所謂「牧人之主」的意思。^⑤十四世紀初期波斯伊利汗國宰相拉施特(Rashid al-Din Tabib, 1247-1318)編寫的《史集》中說巴塔赤罕「最有出息，後來登臨帝位」。^⑥

蒙古人狼鹿相配產下部落首領的傳說，似乎也是突厥的一個普遍傳說，如突厥有以下傳說：

^④ 段成式撰，芮傳明整理，錢杭審閱，《酉陽雜俎》(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芮傳明先生認為，突厥先祖射摩每晚入海與情人相會的故事，顯然是埃及、巴比倫、希臘等古代神話中太陽神暮歸大海，去會「新娘」之故事的翻版。突厥先祖「射摩」之名，當是借自巴比倫太陽神「沙瑪什」之名；射摩之情人海神女「舍利」之名，當是借自希臘月亮女神「塞勒涅」之名。舍利的「海神女」身份，亦當輾轉來自希臘的女海神。文見〈古突厥先祖傳說考〉，《西域研究》1994.2：51-58。

^⑤ 村上正二著，張永江譯，〈關於蒙古部族及成吉思汗祖族字兒只斤氏集團世系〉，《蒙古學資料與情報》1988.3：3。

^⑥ 余大鈞、周建奇譯，《史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第一卷第二分冊，頁6。

天雷使蒼狼即天界之狼用雄偉的大刀劈開大地的牝鹿，以其英雄的、征服者的目光，燃燒的超自然的激情，爲了產生身體康健而嚴厲的首領之子而給牝鹿播灑了種子。⁷

狼鹿結合產生首領之子的突厥傳說，與《秘史》記載狼鹿到達不兒罕山後，生了「牧人之主」巴塔赤罕的傳說，頗爲相似。

二、「巴塔赤罕」的後裔「孛兒只吉歹」出自突厥貴種

除了上述狼鹿傳說與突厥傳說的相似性之外，我們還可以從《秘史》後續的記載中找到較爲直接的證明。《秘史》第3節說，狼鹿之子「巴塔赤罕」的第八代子孫是「孛兒只吉歹」(borjıyidai)。「孛兒只吉歹」詞尾詞綴「歹」(-dai)接於部名之後，表示某某部之人。孛兒只吉歹意爲孛兒只吉部人。成吉思汗的姓氏是乞顏——孛兒只斤(吉)氏。孛兒只吉氏出自成吉思汗的第十世祖孛端察兒。成吉思汗爲了與孛端察兒的其他後代區別，以自己的父親也速該(yisügei)爲乞顏——孛兒只斤(吉)氏始祖。⁸不過，孛兒只吉是一個突厥語彙，意爲突厥貴種。

拉施特說，「孛兒只斤」(borjıy)在突厥語中意謂藍眼睛的人。⁹此詞詞源雖經衆多著名學者探究，但還沒有得到滿意的解釋。borjıy的詞幹bor被理解爲蒙古語的boro(尾元音-o在接續詞綴-jıyidai時被省略)，灰色。這個詞更進一步被蒙古後來的作家誤解，理解爲是灰色的、成吉思汗的像貓一樣的眼睛。¹⁰我認爲borjıy中的詞幹bor是突厥語bör的訛形，borjıy與《秘史》第1節提到的蒼色狼(börte-čino)的「蒼色」(bör-te)同源於böri(尾元音-i在接續詞綴-jıy)時被省略)。böri是突厥語「狼」。狼最醒目的特點就是它的眼睛。狼眼有藍有綠，bör-te čino意爲蒼狼，borjıy意爲「藍睛」人。

在bor-jıyidai(孛兒只吉歹)中，-jıyidai是人名或部名的構詞詞綴。如：el-jıgidei(額勒只吉歹，人名，《秘史》第275節)、ba-jıy(巴只吉，種名，《秘史》第239節)、阿一只吉(諸王，《元史》卷四，中統元年春三月戊辰朔條)、哈一只吉(將領，《元史》卷二〇八)。「只吉(歹)」(-jıyidai)是一個複合詞綴，可以拆解爲-jı、-ıy、-dai這三個構詞詞綴。谷霽光先生在研究東胡氏姓的文章中說：「敦之意義，與『眞』、

⁷ 索罕·格日勒圖撰，斯林格譯，〈《蒙古秘史》所傳「蒼狼神話」與「阿闌豁阿神話」〉，《蒙古學信息》2001.3：37。狼鹿結合產生首領之子的突厥神話，是作者轉引自Daniel Bernard著*L'homme et le loup*(Paris: Berger-Levrault, 1981)一書的〈序文〉。

⁸ 《元朝秘史》第3, 17, 42節。

⁹ 余大鈞、周建奇譯，《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冊，頁254；第二分冊，頁61。

¹⁰ 參閱Igor de Rachewiltz (ed. and tr.),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Leiden/Boston: Brill, 2006), I, p. 238.

『赤』、『干』等均當事之稱。」^⑪在東胡系語言之一的蒙古語中，「真、赤、干」同樣表示某類人之義。「真(-jin)」去掉鼻音(-n，複數詞綴^⑫)，音為「只(-ji)」；「干(-yin)」去掉鼻音(-n)，音為「吉(-yi)」；-dai 是蒙元常見男子人名詞綴，表示某部之人。成吉思汗夫人的名字孛兒帖 bör-te，bör 由狼意引申為蒼色的、高貴之意。詞綴-te 表示處所，bör-te 意為處於高貴之位。bor-jiyidai 意為「藍睛」人——突厥貴種。狼鹿之子「巴塔赤罕」的第八代子孫「孛兒只吉歹」出自突厥貴種，「巴塔赤罕」當然也是突厥人才對。

三、「騰吉思」海是巴爾喀什湖

由於學界認為狼鹿傳說是一個帶有突厥成分的蒙古傳說，對於傳說中狼鹿渡過的騰吉思水，便定位在蒙古高原上。「騰吉思」(tenggis)，是突厥語「海洋」之意。《秘史》中的騰吉思不是一個表示地理樣貌「海洋」的普通名詞，而是一個專有名詞。《秘史》該節「騰吉思」旁譯「水名」、「斡難」旁譯「河名」、「不輻罕」旁譯「山名」，總譯也明白說，狼鹿部落渡過的是「騰吉思名字的水」，來到的是「斡難名字的河源頭」，住在「不兒罕名字的山前」，表明騰吉思應如斡難河、不兒罕山一樣，也應該是一個專名。Doerfer 指出裏海(Caspian)、鹹海(Aral Sea)、巴爾喀什湖(Lake Balkash)在突厥語中都有 Deniz~Teñiz 之稱。^⑬值得注意的是它們都位於中亞突厥人的世界，而非蒙古高原。考慮到突厥與蒙古的地緣關係，我認為《秘史》中的騰吉思應該是巴爾喀什湖。

巴爾喀什湖有騰吉思之名，在中國古籍中也有記載。西元六五九年(唐高宗顯慶四年)成書的《北史》，其〈鐵勒傳〉提到「得嶷海」。蘇北海先生認為得嶷海是巴爾喀什湖。^⑭按《廣韻》，得(端德開一)嶷(疑職開三)，擬音為 tek-ngik，入聲韻 tek 可以對轉為相應的陽聲韻 teng，ngik 的疑母用來音譯 g 輔音，入聲韻尾 -k，可以對應 -s 輔音，則「得嶷」可與 tenggis 之音相勘合。如此看來，早在唐朝時，巴爾喀什湖已被稱做騰吉思(得嶷海)。

明清時期，米兒咱·海答兒(Mirza Muhammad Haydar, 1499/1500-1551)記述說：

- ^⑪ 谷霽光，〈東胡氏姓研究〉(1937)，收入孫海、蘭新建主編，張春霞、孫泓、張敬軍副主編，《東胡、烏桓、鮮卑研究集成》(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第一卷，頁357。
- ^⑫ 請參閱：蘭司鐵(G. J. Ramstedt)撰，陳偉、沈成明譯，《阿爾泰語言學導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形態學，頁54，「(二六)蒙語中以-n結尾的複數」。
- ^⑬ G. Doerfer, *Türkische und mongolische Elemente im Neupersischen*, III, p. 206. 轉引自：Igor de Rachewiltz,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I, p. 228.
- ^⑭ 蘇北海，《西域歷史地理》(烏魯木齊：新疆大學出版社，1990)，頁209。

庫克恰—騰吉思——也就是蒙古兀兒斯坦與月即別斯坦分界的湖。該湖長度有八個月的路程，某些地方的寬度估計為三十程。該湖封凍的時候，月即別人從冰上橫過庫克恰—騰吉思湖面進入蒙古兀兒斯坦。最快的時候，他們只要兩夜一天就能到蒙古兀兒斯坦一個來回。到了冬末，他們又以同樣快的速度過湖。但是在那種季節裏，情形是很危險的，時常發生冰塌慘事。¹⁵

「庫克恰—騰吉思」指的就是巴爾喀什湖。按韓儒林先生的解釋，庫克是「蒼色」之意，是北方民族崇拜的天的顏色，「蒼蒼之色，必視為神聖之色」。庫克蒙古勒，譯言蒼蒙古。¹⁶「庫克恰騰吉思」也就是「蒼色騰吉思」、「神聖騰吉思」之意。清葛士濬《清經世文續編》卷七三〈兵政十二〉載：

夷播海，即巴勒喀什泊，一名騰吉思泊。¹⁷

月即別人涉海而過的情景誘人聯想，《秘史》中狼鹿部族當年或許也是這樣渡過騰吉思海，來到了蒙古高原上的斡難河源、不兒罕山前。

綜上所述，《秘史》開篇講述的狼鹿部族遷居肯特山前的故事，是在講一個突厥部族離開故地騰吉思海（今巴爾喀什湖），來到蒙古高原。他們的首領是藍睛人，出身突厥貴種。

札記二：蒙古族名詞義探源—— 對 mongyoljin 的解釋

蒙古（Mongyol，忙豁勒）的族名詞義一直是學者們探討的有趣問題。最早的兩種關於蒙古詞義的記載分別出現在中國和伊朗。一是，十三世紀上半期南宋彭大雅、徐霆所著《黑韃事略》，書中說蒙古是銀的意思。¹⁸ 一是，十四世紀初期波斯伊利汗國宰相拉施特（Rashid al-Din Tabib, 1247-1318）編寫的《史集》，說蒙古意謂「孱弱」、「淳樸」。¹⁹ 迄今為止，學者們又提出了各種各樣的解釋。²⁰ 我主要依靠《元朝秘史》的蒙古語記載來探討蒙古的族名詞義。

¹⁵ 米兒咱·海答兒，《拉失德史》（*Tarikh-i-Rashidi*）（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第二編，頁313。
（*A History of the Moghuls of Central Asia: the Tarikh-i-Rashidi of Mirza Muhammad Haidar, Dughlat.* trans. by E. Denison Ross; ed. by N. Elias. [New Delhi: ABI Prints & Pub. Co., 1998] 英文譯本作 Kokca Dengiz (p. 366)。

¹⁶ 韓儒林，〈突厥蒙古之祖先傳說〉，頁486。

¹⁷ 黃林材，《西域圖說》（清光緒石印本），頁21b。

¹⁸ 王國維校注，〈黑韃事略箋證〉，《蒙古史料四種》（臺北：正中書局，1962）。

¹⁹ 余大鈞、周建奇譯，《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冊，頁251-252。

²⁰ 請參閱張博泉，〈蒙古名稱別議〉，《黑龍江民族叢刊》1997.3：57-59；Kam Tak-sing（甘德星），“The Term ‘Mongyol’ Revisited,”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60.1/2 (2017): 183-206.

作為部名的蒙古，第一次出現在《秘史》第3節提到的「忙豁勒眞豁阿」的人名上。《秘史》起篇說，成吉思汗的祖先起源於天生蒼狼與慘白色鹿的相配。第3節記載，狼鹿之子「巴塔赤罕」的第八代子孫：

孛兒只吉歹篋兒干的妻，名忙豁勒眞豁阿。他生的子，名脫羅豁勒眞伯顏。
脫羅豁勒眞的妻，名孛羅黑臣豁阿。他有一個家奴後生，名孛羅勒歹速牙勒必。又有兩個好驢馬，一個答亦兒馬，一個孛羅馬。^②

如果我們仔細考察這段文字中出現的人名，我們會發現在傳統的圖騰傳說掩蓋下，它記載了孛兒只吉部與蒙古部兩個族外通婚部落的兩代聯姻。現將上述人名表列如下：

	孛兒只吉部	蒙古部
第一代聯姻	孛兒只吉歹（歹，-dai，接於部名「孛兒只吉」之後，表示孛兒只吉部人）	忙豁勒眞—豁阿（豁阿，γo'a，蒙古語，美麗）
第二代聯姻	孛羅黑臣豁阿（家奴「孛羅勒歹·速牙勒必」和驢馬「孛羅」是她的嫁妝？）	脫羅豁勒眞—伯顏（伯顏，bayan，蒙古語，富人）

「孛兒只吉歹」（borjigidai）的妻子是「忙豁勒眞豁阿」（mongγoljin γo'a）。「孛兒只吉歹」意為孛兒只吉部人。「忙豁勒眞豁阿」意為蒙古部的美麗女子。孛兒只吉和忙豁勒是兩個通婚的氏族名稱。「孛兒只吉歹」和「忙豁勒眞豁阿」的兒子「脫羅豁勒眞伯顏」（toro-γoljin bayan），娶妻「孛羅黑臣豁阿」（boro-γčin γo'a）。他有一個家奴「孛羅勒歹·速牙勒必」（boro-ldai suyalbi）；又有兩匹好驢馬，其中一個叫「孛羅」（boro）馬。也許因為「孛羅黑臣豁阿」來自「孛兒只吉」部，所以孛羅黑臣豁阿、孛羅勒歹家奴、孛羅馬這三個名字都帶有與「孛兒只吉歹」相同的詞幹「孛羅」（borjigidai 中 bor 之後的元音 -o，在接續詞綴 -jigidai 時被省略）。「孛羅黑臣豁阿」來自孛兒只吉部，脫羅豁勒眞來自蒙古部。「忙豁勒眞」與「脫羅豁勒眞」的詞尾音節相同。脫羅—豁勒—眞（toro-γol-jin），「脫羅」，在《秘史》第195節有「脫羅命」（toro-lun），旁譯「疾靈」，torolun güyigü unuqat，「疾靈走的駒兒每」；「豁勒」（γol），是河澗之意；「眞」是詞綴，下文我們會討論它的含義。脫羅豁勒眞，意為山間急流。蒙古的族稱 mong-γol 是個雙音節詞。音節是最小的語音片段，但是一些最小的語音片段具有表示獨立詞義的功能。這提醒我們「忙豁勒眞」也許如同脫羅—豁勒—眞一樣，可以看作「忙—豁勒—眞」（mong-γol-jin）這樣的構詞形式。

② 《元朝秘史》，頁 3a。

「忙—豁勒」(mong-γol), mong 在蒙古語中有奮激、激烈之意。「忙—豁勒」可譯為「激流」。上文提到的脫羅豁勒真,也是激流之意。《史集》中還提到一個意為「激流」的蒙古詞——乞顏,它出現在《史集》記載的另一種蒙古起源傳說中。《史集》說蒙古部源於遁入額兒古涅昆的兩家人。那兩人的名字是:捏古思和乞顏。《史集》又說:

乞顏在蒙古語中,意謂從山上流下的狂暴湍急的「洪流」。因為乞顏人勇敢,大膽又極其剛強,所以人們以這個詞為他們的名字。乞牙惕為乞顏的複數;在這個氏族中,近於始初的那些人們,在古代被稱為乞牙惕。……阿蘭豁阿的丈夫朵奔篋兒干出身於乞顏氏族。²²

出身於乞顏氏族的朵奔篋兒干是「忙豁勒真」的孫子,「脫羅豁勒真」的兒子。忙豁勒、脫羅豁勒與乞顏這些與蒙古起源有關的名字都是激流之意。

《秘史》中兩次出現忙豁勒真(mongyol-jin)的名稱。一次是在上文引述的第3節忙豁勒真豁阿的人名中。一次是第202節提到的mongyol-jin ulus(達達百姓)。從後者可以清楚看出mongyol-jin是部族名。mongyol-jin應該是蒙古族名的全稱,它的簡稱蒙古(mongyol)成為民族通稱。結合本段對-jin詞綴含義的考察,我認為mongyol-jin意即「住在mongyol的人們」。拉施特在講到塔塔兒部時說,男人以部名加「台」為名,女人以部名加「真」為名,如男人喚做秃秃黑里台,若是女人就喚做秃秃黑里真。²³但是-jin的含義不僅是女性詞尾後綴,比如我們熟知的成吉思汗的本名鐵木真,上文的脫羅豁勒真等人名都是「真」結尾的,但他們都不是女性。-jin(單數形式是-ji,-n是複數詞尾)在《秘史》中是一個常用詞綴。它的含義有以下幾種:

1. 表示地點定位。如:hörene-ji(《秘史》第175節,西邊);dorona-ji(第195節,東邊);ke-ji'e(《秘史》第100節,多遠,ke-「幾,幾個」;-e,表示方向的詞綴。整個詞的意思是「朝向多遠的地方」。)等等。
2. 表示時間、年歲的定位。這與人們用空間的運動來計時的經驗相通。如:quna-jin(第195節,三歲);e-ji'e(第207節,「到今」,-e表示方向)。
3. 表示地名的詞綴。如barqu-jin(巴兒忽真,地名,第177節)、qara-ji ke'er(合刺只客額兒,地名,第105節,即合羅川)、botoqan bo'or-ji(孛脫罕孛斡兒只,地名,第106節)等。
4. 由表示地點定位的意思進而指稱處於其位之人。如:yeke-ji-le(yeke,「大」,

²² 余大鈞、周建奇譯,《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冊,頁252-253。

²³ 余大鈞、周建奇譯,《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冊,頁167-168。

-le，動詞詞綴，做大、為首，第 165 節)、dayi-jin (反叛者，第 152 節)、dorom-jin (下等人，第 195 節) 等。

5. 由表示地點進而指稱居於其處之人，如 tariya-jin (種田的人，第 257 節)。
6. 由指稱居於某處之人而成為表示部名、種名的詞綴之一。如巴兒忽真 (barqu-jin)、汪豁真 (第 187 節，ongqo-ji-d，-d 是複數後綴)。《元史》有乞答真 (《元史》卷一三一〈伯帖木兒傳〉)。《秘史》中又有額不格真 (ebüge-jin，第 166 節，旁譯：種人。Ebüge，祖父。這是出於 -jin 可以表示時間、年歲的用法。可以理解為出自祖父輩的部族)。

結合上述用法，mongyol-jin 是 (6.) 的用法，意為「住在 mongyol 的人們」，它與常見的蒙古部名和地名巴兒忽真的構詞法是一樣的。巴兒忽是金元時期居住在貝加爾湖東北巴爾古津流域的部族。

札記三：「額爾古涅昆」、「尼倫蒙古」與 「迭兒列勤蒙古」何義？

十四世紀初期波斯伊利汗國宰相拉施特 (Rashid al-Din Tabib) 編寫的《史集》，記載了一則蒙古人「額爾古涅昆」熔鐵出山的族源傳說，並且提到了「尼倫蒙古」與「迭兒列勤蒙古」這兩個表示蒙古部落最初構成的概念。學界一般認為「額爾古涅昆」意味著蒙古人的原居地額爾古納河，「尼倫蒙古」與「迭兒列勤蒙古」可能代表著蒙古部落最初通婚的那兩個氏族。²⁴ 這些看法也許還有重新探討的必要。

一、「額爾古涅」意為「峻崖」

《史集》記載，古代的蒙古人在遭別部屠殺後，有兩男兩女逃到名叫「額爾古涅昆」的峽谷，繁衍生息。後來他們燃火，熔化富含鐵礦的山壁，走出了嚴寒的峽谷。韓儒林先生指出，「鍛鐵之說」亦「突厥以來一脈相傳之舊說」。²⁵ 《史集》的「鍛鐵之說」中還出現了「鍛鐵」的地名「額爾古涅昆」(argne qün)。²⁶ 額爾古涅昆，馮承鈞

²⁴ 請參閱姚大力，〈「狼生」傳說與早期蒙古部族的構成〉(1993 年)之第三節有關這個問題的論述，收入氏著，《北方民族史十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頁 148-150。

²⁵ 韓儒林，〈突厥蒙古之祖先傳說〉，頁 494。

²⁶ argne，見《史集》(土耳其伊斯坦布爾抄本)，頁 359。

(1877-1946) 主張是指額爾古納。韓儒林先生認為，就蒙古民族的史實言，自然此說有理，但拉施特明言 argne 意為峻崖，「其說若有據，則馮氏的假設猶當闕疑」。²⁷《史集》對「額爾古涅昆」的解釋如下：

「昆」字意為「山坡」，而「額爾古涅」意為「險峻」；這個地方意即「峻嶺」。……當這個民族在這些山裡和森林裡生息蕃衍，〔他們所佔的〕地域顯得日益狹窄不夠時，他們就互相商量，有甚麼好辦法和不難〔做到〕的辦法，可使他們走出這個嚴寒的峽谷和狹窄的山道。²⁸

在蒙元時期與「額爾古涅」音相近，義為「峻崖」、「峽谷」的詞，有「阿兒渾」。楊志玖先生在〈元代的阿兒渾人〉一文中對 Aryu (> Aryun) 的研究指出：

Aryu，兩山之間的空地（峽谷）。……Aryu 系泛指今蘇聯中亞七河（Semirechye）流域至楚河（Chu）流域……及該地區的突厥部族。²⁹

aryu 意為峻崖，還可以找到另外一個例證。清褚廷璋《西域圖志》卷四六〈藩屬三·拔達克山·御製驛章〉：

阿爾渾楚哈，其嶺高崔嵬。³⁰

阿爾渾楚哈，意為「峻崖」。上述例子提示我們，額爾古涅（argne）的字首母音 -a，也許不是讀作陰性的 -e（額爾古納），而應讀作陽性的 -a（阿爾渾）。argne qūn，也許應該讀作 aryun-u qun，qun 是《秘史》中的常見詞，山崖之意。³¹ aryun-u qun，蒙古語，意為「aryun 的山崖」。aryun 是突厥語，qun 是蒙古語，同義複合，均為「峻崖」之意。aryun 與 qun 中間以蒙古語的屬格附加成分 -u 相連，不僅使 aryun 與 argne 的讀音完全勘合，而且也符合蒙古語的語法。突厥語與蒙古語同義複合的構詞法在《秘史》中並不少見。³² aryun-u qun 中的 aryun，或許是一個普通地理名詞，與蒙古語的 qun 一樣，是「峻崖」的意思，或許是一個專有名詞，指七河至楚河（chu）流域的中亞地域。不管怎樣，額爾古涅昆與額爾古納河之間沒有甚麼關係。

²⁷ 韓儒林，〈蒙古的名稱〉，《韓儒林文集》，頁 116。

²⁸ 余大鈞、周建奇譯，《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冊，頁 251-252。

²⁹ 楊志玖，《元史三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頁 229。

³⁰ 鐘興麒、王蒙、韓慧，《西域圖志校注》（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頁 583。清·徐松，朱玉麒整理，《西域水道記》（北京：中華書局，2005），卷四，「阿拉克圖古勒渾爾所受水」條，提到了阿爾渾楚哈的另一個漢語音譯「額爾和楚克」orquchug，「準語〔引者按：準噶爾語〕山峰高聳之謂。」orquchug 可以拆成 orqu、chug 兩詞。chug 是常見的蒙古語詞，有威嚴、莊嚴的意思，常見於人名、地名、山名、水名。Orqu 的讀音來自 arqu，這是受蒙古語元音逆同化影響，後一音節的元音會同化前一音節的元音，a 變為 o。arqu 加入蒙古語不定詞尾 -n，可變為 arqun（阿爾渾）。意即：orqu < arqu (n)。有關蒙古語不定詞尾 -n 的簡要說明，請參閱：力提甫·托乎提主編，《阿爾泰語言學導論》（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7.1.2. 名詞的變格〉，頁 403。

³¹ 見《元朝秘史》第 26, 117, 123, 179, 195, 196, 237 等節。

³² 請參閱：額爾登泰、烏雲達賚、阿薩拉圖，《〈蒙古秘史〉詞彙選釋》（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頁 72-76。

二、尼倫蒙古與迭兒列勤蒙古——蒙古本部與蒙古屬部

《史集》敘述，逃到「額爾古涅昆」峽谷的那兩人的名字是捏古思和乞顏。昔時即稱為蒙古的部落包括兩部分：「迭兒列勤蒙古」和「尼倫蒙古」。出自捏古思和乞顏氏族的人稱為迭兒列勤蒙古，意為一般蒙古人。迭兒列勤蒙古包括兀良哈惕、弘吉刺惕、幹羅納兀惕、許慎、速勒都思、亦勒都兒勤、巴牙兀惕、輕吉惕等部落。後來，阿蘭豁阿（豁刺羅思氏，與迭兒列勤蒙古兀良合同源³³）在其丈夫朵奔篋兒干（乞顏氏）死後所生三子的氏族，稱為尼倫蒙古，意為出自阿蘭豁阿貞潔之腰。

「尼倫蒙古」與「迭兒列勤蒙古」不可能是蒙古部落最初通婚的那兩個氏族的名稱。從拉施特的記述中可以看出，「迭兒列勤蒙古」的出現在先，「尼倫蒙古」則是專指阿蘭豁阿所生三子的後裔。而且，如果「迭兒列勤蒙古」與「尼倫蒙古」是最初通婚的那兩個氏族，他們在最初時就應該各有自己的名稱，而不會共有「蒙古」的名稱。如果迭兒列勤蒙古是與尼倫蒙古相對的那個通婚的部族，那麼迭兒列勤蒙古所含諸部之間就不應該互有通婚關係。但是事實剛好相反。成吉思汗譽為四傑之一的博爾忽，屬迭兒列勤蒙古的忽神部（或譯許慎部）。他的後人塔刺海娶迭兒列斤蒙古遜都思氏（速勒都思）木忽里。四傑之一的赤老溫，遜都思氏，他的後人有娶伯要真氏（迭兒列斤蒙古巴牙兀惕）者，有嫁忽神氏（許慎）者。³⁴

迭兒列勤蒙古和尼倫蒙古共有「蒙古」之稱，只能是成吉思汗統一蒙古時代或之後的事。換句話說，《史集》所言「昔時即稱為蒙古」的「昔時」並非遠到蒙古起源初期。那麼，成吉思汗時代及其以前的蒙古人是哪些人呢？我認為是札木合，還有和札木合、鐵木真在一起的人。據《秘史》第40節，札木合是札荅蘭氏的首領。札荅蘭出自鐵木真十世祖孛端察兒搶來的懷孕婦人所生的兒子。但是這並不妨礙鐵木真把札木合看作同族人，札木合也自認為是蒙古人。《秘史》第107節記載鐵木真派人前去向札木合請兵，協助他奪回被蔑兒乞人搶走的妻子時，對札木合說：

咱每本是一宗族的人，這等冤讎如何報？

《秘史》第108節記載札木合責備克烈部王罕會軍晚到時說：

咱達達每（bida mongyol）「答應了的話，便是誓一般。若不依著呵，同伴裏也不容。」共說來。

《秘史》第174節記載，王罕的一個將領說：

³³ 余大鈞、周建奇譯，《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冊，頁269。

³⁴ 蕭啓慶，《元代四大蒙古家族》，《元代史新探》（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頁196-197。

多半的蒙古人 (mongyol) 和札木合、阿勒壇、忽察兒等都在咱這裡。同帖木真反出的蒙古人 (mongyol) 待那裡去？³⁵

在成吉思汗時代以前，所謂的「迭兒列勤蒙古」中，不認為自己是蒙古人的是哪些人呢？《史集》為我們提供了下面幾個例子：弘吉刺一個氏族與巴兒忽惕某部結盟的誓約說：

我們將如同一個氏族，互為兄弟；正如蒙古人不相互聘娶姑娘，我們也互不聘娶。³⁶

札木合和鐵木真向合塔斤、撒勒只兀惕（這兩部也是出自阿蘭豁阿感天光所生之子）派去使者說：

有許多和我們沒有任何〔親屬〕關係的部落，如弘吉刺惕、塔塔兒、迭兒列勤等，〔如今〕全跟我們聯合在一起，成為朋友了。我們本是親兄弟，彼此同一血統，讓我們結盟為友吧。³⁷

在札木合和鐵木真這些蒙古人看來，在血統親疏關係方面，弘吉刺惕、迭兒列勤與塔塔兒同等。

那麼，「迭兒列勤蒙古」和「尼倫蒙古」的含義究竟為何？村上正二先生指出，伯希和將迭兒列勤的轉寫形式 DRLKIN 勘同為 dürüle，表明他對該名稱採取的是 dürü（譯言牛馬的穿鼻繩）> dürüle（譯言穿上鼻繩，引申為拘束之）> dürlügin（譯言被拘束者、隸屬者）的詞源學解釋。³⁸ dürlügin 的語尾 gin 是「者」之意。自然地，它成為一個蒙古語中用來表示部名的語尾。如《秘史》第 42 節，不忽合塔吉 (buqu qata-γi, -gi 在剛音詞中是 -γi) 做了合塔斤姓氏 (qata-γi-n oboq-tan, 末輔音 -n 表示複數, -tan 也是複數語尾)。此外還有孛兒只斤 (borjiyin, 《秘史》第 42 節)、主兒勤 (jürgin, 第 136 節)、那牙勤 (noyayin, 第 166 節)、只兒斤 (jirgin, 第 170 節) 等。如此，dürlügin 可意譯為「屬部」。迭兒列勤蒙古，即蒙古屬部。³⁹ 尼倫蒙古，拉施特說是指出自阿蘭豁阿貞潔之腰和氏族者。尼倫 (niruyun)，蒙古語意有背脊、房脊、山脊等。尼倫蒙古，或可意譯為蒙古本部，主要指尼倫十六氏族（或十九氏族），他們是阿蘭豁阿感天所生三子的後裔部落。⁴⁰ 他們就是與札木合、鐵木真在一起的真正的蒙古人。兀良哈惕、弘吉刺惕等「迭兒列勤蒙古」還是蒙古本部的姻親部落。

³⁵ 據內文新譯。總譯惟作「達達多半百姓在咱這裏，同帖木真反出去的達達待那裏去？」阿勒壇是成吉思汗的堂叔。忽察兒是成吉思汗的堂兄弟。

³⁶ 余大鈞、周建奇譯，《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冊，頁 272。

³⁷ 余大鈞、周建奇譯，《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冊，頁 293。

³⁸ 參見姚大力，〈「狼生」傳說與早期蒙古部族的構成〉，頁 149。

³⁹ 做為部名語尾的 -yin (-gin) 常常音譯為「干」（意譯為「部」）。如骨利干（豁里），土別干（禿伯，拓跋）。這個語尾在漢譯時可以被省略，也可以被替換。如豁里也可以稱為「豁里刺兒」（qori-lar, -lar 是突厥語名詞複數）。

⁴⁰ 余大鈞、周建奇譯，《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冊，頁 129-130。

餘論：《秘史》和《史集》族源傳說的同一性

《秘史》的狼鹿傳說和《史集》的額爾古涅昆（或許應該正名為阿爾渾訥昆，aryun-uqun?）熔鐵出山傳說，從表面上看似乎是兩個不相干的傳說，不過，村上正二先生試圖證明《秘史》和《史集》傳說具有同一性。他認為《史集》的捏古思和乞顏聯姻，與《秘史》的狼鹿相配，講述的是遠古時代的同一件史實。即：

捏古思 = 蒼狼（狼族） 乞顏 = 鹿族

捏古思有「狼」的意思，但是對於乞顏和鹿族的比定卻沒有甚麼直接證據。^{④①}「乞顏」，據《史集》的解釋：

乞顏在蒙古語中，意謂從山上流下的狂暴湍急的「洪流」。因為乞顏人勇敢，大膽又極其剛強，所以人們以這個詞為他們的名字。乞牙惕為乞顏的複數；在這個氏族中，近於始初的那些人們，在古代被稱為乞牙惕。……阿蘭豁阿的丈夫朵奔篋兒干出身於乞顏氏族。^{④②}

誠如《史集》所言，乞顏是一個蒙古語詞，近於始初的人們才被稱為乞顏。「忙豁勒真豁阿」的孫子「朵奔篋兒干」出身於乞顏氏族，那麼，用「乞顏」對應「忙豁勒真豁阿」不是很合適嗎？捏古思是「狼」的意思，剛好可以對應突厥——「孛兒只吉歹」，條列如下：

《史集》	《秘史》	
捏古思（狼）	= 「孛兒只吉歹」（狼鹿部族後裔）	= 突厥
乞顏	= 「忙豁勒真豁阿」	= 蒙古

根據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說，《秘史》和《史集》族源傳說的同一性在於他們都講述了蒙古初興時期與突厥或真或假的密切關係。在《秘史》的「狼鹿傳說」中，被蒙古人奉為初祖的狼鹿之子可能是一個藍睛突厥人。在《史集》的「額爾古涅昆」熔鐵出山傳說中，蒙古的古老氏族—乞顏成了與突厥共同熔鐵出山的主角之一。蒙兀室韋部原居於大興安嶺北端，當然不可能跑到中亞地區參加突厥人的鍛鐵熔山。不過，蒙古從原居地逐步西進蒙古高原，受到了突厥的強烈影響。這種影響不僅明白地顯現在蒙古人的經濟、政治、軍事和文化的各個方面，而且也曲折隱晦地映照在《秘史》和《史集》的族源傳說中。

（2016/10/24 送審；2017/11/11 修改；2017/11/23 再改）

^{④①} 日·村上正二，〈モンゴル部族の族祖傳承（一）〉，《史學雜誌》73.7（1964）：1-34。

^{④②} 余大鈞、周建奇譯，《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冊，頁 252-253。

趙琦博士著作目錄

吳國聖編

生平

趙琦博士，蒙文名 ᠵᠠᠵᠢ 。一九七二年生於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蒙古族。一九九三年九月入內蒙古大學蒙古學學院蒙古史研究所，攻讀蒙古史專業碩士。由薄音湖教授（ ᠪᠣᠶᠢᠨᠬᠤ ，1946-）指導，學習明代蒙古史。曾修習亦鄰真（ ᠶᠡᠨᠯᠢᠨ ，1931-1999）教授課程，深受教益。一九九七年九月取得碩士學位。畢業後留校工作，擔任助理研究員。一邊工作，一邊在所上讀在職博士研究生。薄音湖教授時任所長，從學科建設角度考慮，建議更換專業，故改隨周清澍教授（1931-）學習元史。周師從元史基礎教起，四年訓練，饒有進展。二〇〇一年六月，以博士論文《大蒙古國時期的儒士境遇與文化傳承》獲歷史學博士學位。畢業後升任內蒙古大學蒙古學學院副研究員。二〇〇三年三月至南京大學元史研究室博士後工作站，隨劉迎勝教授（1947-）做博士後研究。二〇〇二年博士論文獲得國家哲學、社會科學青年基金出版資助，二〇〇四年於人民出版社改以《金元之際的儒士與漢文化》之名出版。二〇〇五至二〇〇六年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擔任九十四年度第一梯次一般博士後研究學者，研究主題為「蒙元時代的文化、教育政策及其影響研究」。之後定居臺灣，從事蒙元史研究，協助編纂中研院史語所藏遼金元拓片目錄。二〇一九年二月辭世，享年四十七歲。

說明：

以下著作目錄中，作者未署者均為趙琦單著。與他人合著者則依序列出。譯文則先列出原作者，後列譯者。譯文底本之書目，置於譯文書目之後。

學位論文

博士論文：

《大蒙古國時期的儒士境遇與文化傳承》，內蒙古大學蒙古學學院蒙古史研究所，2001。

專書

《金元之際的儒士與漢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於博士學位論文基礎上修訂，改題出版。）

助編

1.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遼金石刻拓本目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2。
2.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元代石刻拓本目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7。

期刊論文

1. 〈試論後金時期蒙古八旗的形成〉，《內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97.3：3-11。
2. 葉新民、寶音德力根、趙琦、白曉霞，〈元代的興和路與中都〉，《文物春秋》1998.3：29-33, 69。
3. 趙琦、周清澍，〈大蒙古國時期地方儒學機構和學官的設立〉，《中國史研究》2001.4：125-134。
4. 〈金末詩人「稷亭二段」的卒年及出仕問題〉，《文史》2001.3（總56）：243-246。
5. 〈大蒙古國時期的諸王與儒士〉，《內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34.2（2002）：13-16。
6. 〈河北省沽源縣「梳妝樓」元蒙古貴族墓墓主考〉，《中國史研究》2003.2：173-175。
7. 〈《元史·許國禎傳》增補〉，《內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36.1（2004）：30-31。
8. 〈明清蒙古史中的「塔布囊」詞義新探〉，《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報》26（2007）：93-99。
9. 〈元虞道園文集的刊本與篇目輯佚〉，《古今論衡》18（2008）：47-74。
10. 〈蒙古族源傳說與初期歷史札記三則〉，《古今論衡》32（2019）：3-15。

專書論文

1. 〈明末清初的哈喇慎與蒙古八旗〉，《蒙古史研究》第5輯（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7），頁219-231。
2. 〈大蒙古國時期十路徵收課稅所考〉，《蒙古史研究》第6輯（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0），頁30-42。
3. 趙琦、周清澍，〈蒙元時期的粘舍家族與開府彰德〉，《中華文史論叢》2001.3（總6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107-130。⁴³
4. 〈金亡前後儒士的南渡與北徙〉，《元史論叢》第8輯（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頁110-117。
5. 〈大蒙古國時期對儒士的政策及其措施〉，《民族史研究》第3輯（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頁192-209。
6. 〈大蒙古國諸汗身邊的漢人與儒學〉，《蒙古史研究》第7輯（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3），頁55-65。

⁴³ 本期名爲2001年第3期，但出版時間爲2002年3月。

7. 〈蒙元初期的行省丞相胡天祿及其結交的文士〉，《元史及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6輯（海口：南方出版社，2003），頁33-38。
8. 〈大蒙古國時期的河北世侯與士人——兼論這一時期漢文化的遭際〉，《元史論叢》第9輯（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4），頁49-61。
9. 〈試論元朝對嶺北行省的統治政策〉，《法國漢學》第12輯《邊臣與疆吏》（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352-369。
10. 〈10世紀末九族達斡之構成——兼及九族達斡、阻卜詞義之蠡測〉，《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第34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頁196-200。

辭典詞條

薄音湖主編，《蒙古史詞典（古代卷）》（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10）。
（擔任編輯委員，並撰寫辭典中部分詞條。）

翻譯

1. 阿拉施·鮑爾曼西諾夫（Arash Bormanshinov）撰，趙琦譯，〈卡爾梅克研究方面迫切需要進行的工作〉，《蒙古學信息》1995.2：53-54。
譯自 Arash Bormanshinov, “A Pressing Desideratum in Kalmyk Studies.” *Mongolian Studies* 17 (1994): 95-98.
2. 伯希和撰，趙琦譯，〈阿拉善、額濟納、也里合牙、額里折兀地名考〉，《蒙古學信息》1998.2：1-7。
摘譯自 Paul Pelliot, *Notes on Marco Polo* Tome 1-2.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959, 1963)，書中 Calacian, Eçina, Egerigaia, Ergiuul 四個條目。
3. 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撰，趙琦譯，〈《成吉思汗的興起及其對華北的征服》序言〉，《蒙古學信息》1998.4：57-59。
譯自 Henry Desmond Martin, *The Rise of Chingis Khan and His Conquest of North China*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81)，書前由 Owen Lattimore 所撰之 Introduction。
4. 羅依果（Igor de Rachewiltz）撰，趙琦譯，〈馬可·波羅到過中國〉，《蒙古學信息》2000.2：1-14, 56。
5. 羅依果（Igor de Rachewiltz）撰，趙琦譯，〈馬可·波羅到過中國（續）〉，《蒙古學信息》2000.3：5-23。
4, 5 二文譯自 Igor de Rachewiltz, “Marco Polo Went to China.” *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27 (1997): 34-92.

會議紀要

〈「馬可波羅與十三世紀中國國際學術討論會」在津召開〉，《蒙古學信息》2000.3：頁50-51。